



· 文化 ·

人民·联盟文库

ZHONGGUO GUDAI WUSHU

中国古代巫术

梦兆迷信是世界古代各民族普遍流行的信仰。“古人都以为梦有重大的意义和实际价值，他们都从梦里寻求将来的预兆。古代希腊人和其他东方民族出兵时必带一译梦者，好像今日出兵必定要带侦察员来刺探敌情一样。”弗洛伊德的这段话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梦兆迷信也同样合适。商代卜辞中有大量占梦的记录。商王、王妃、近臣等梦见人物、鬼怪、走兽、天象或其他可怕的景象，都要实施占卜。他们认为噩梦的出现是由于先祖先妣暗中作祟，预示着某种灾祸就要降临。商代以后，占梦术日趋复杂和细密，成为术士经常使用的预测方法。

胡新生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 人民·联盟文库 ·

中国古代巫术

胡新生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巫术/胡新生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人民·联盟文库)

ISBN 978-7-01-008624-8

I. 中… II. 胡… III. 巫术—研究—中国—古代 IV. 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2964 号

中国古代巫术

ZHONGGUO GUDAI WUSHU

胡新生 著

责任编辑: 李明功 余娟

封面设计: 曹春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25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624-8

定 价: 6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前 言

巫术信仰和巫术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下层人民中间一直保持着相当炽盛的态势，它对古代政治、军事、法律、文化、民俗以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曾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巫术信仰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病态，那么这种病症在古代中国应当说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创痛也要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局限，中国本土宗教的若干特点，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文化机体上这个特殊的病灶有关。就像病毒研究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分支一样，巫术史研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内容。科学地清理这类怪诞、有害和不宜扩散的文化糟粕，一一辨明各种巫术的形态、属性和源流，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作出准确的病理分析。此外，中国巫术历来具有极强的传承力，很多古老的巫术手法至今仍有一些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和人群中广泛流传。系统地整理古代巫术标本，通过这些标本充分展示巫术的真实面貌，不但可以为人们识别现代巫术手法提供参照对比的依据，也将对那些陷入超自然力信仰的人起到某种警醒的作用。

有关中国古代巫术现象的学术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项研究的开展，与注重中国国民性研究的鲁迅和周作人的倡导有密切的关

系。其中，后者关于开展民间生活史研究的主张和一系列记述古代民俗的散文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这一时期在巫术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江绍原就是周作人的弟子。江绍原著有专论交感巫术的小书《发须爪》，发表过大量分析古代巫术迷信的论文和小品（近年重新整理出版的有《江绍原民俗学论集》、《古俗今说》等）。这些作品以及当时其他民俗学者的相关论著，在中国巫术研究史上具有拓荒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基本停顿。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理念的变化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史学工作者和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和下层社会生活的兴趣日趋浓厚，中国巫术史研究园地陆续收获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梁钊韬教授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1989，侧重原始巫术）、张紫晨教授的《中国巫术》（1990，侧重民族学资料）、李零教授的《中国方术考》和《续考》（1993、2001，侧重考古研究）、高国藩教授的《中国巫术史》（1999，按时代论述巫术现象）、詹靛鑫教授的《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2001，通论巫术文化）等等，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古代巫术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著作。

从前人研究的情况来看，现在仍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巫术作新的清理。作者撰写这部《中国古代巫术》，就是尝试弥补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与其他巫术史著作相比，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攻击性的典型巫术，即被直接用来改变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发展进程的那类巫术。有些巫术史著作体例不善，内容过于庞杂，与研究范围不够明确大有关系，本书所作的限定或许可以避免这种弊病。本书的研究旨趣是分类整理古代巫术标本，说明每种巫术的形态和源流。围绕这一目的所做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为中国古代形形色色的攻击性巫术划分类别和种属，注意揭示同类巫术中不同分支的形态差异及其内在联系；详细考察每种巫术形成、发展、演变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对一种巫术能够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说明，对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案例作尽可能完整的引述和重点剖析。

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巨著《金枝》第三版中写道：“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引自该书中译本序言）像弗雷泽那样用自创的理论重新解释古代巫术，现在这一代中国学者可能还难以企及，而全面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巫术史料，运用现有的理论对古代巫术的形态和源流作出比较清晰的说明，不但现在能够做到，而且确实比滥造空洞的理论更有意义。《中国古代巫术》虽然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但它同样追求史料的丰富、准确并注重对史实作具体的分析，相信它能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也希望它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肯定和鼓励。

应当说明的是，本书从《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多种传统医学名著中引录了大量的巫术史料。这样做不过是如实反映古代医学中长期保留着巫术残余的事实，并不是对医学名著的内容和学术成就作整体评价，更没有对祖国医学不敬之意。此外，书中表述虽力求整洁，但仍然很难避免那些极不雅驯的内容。巫术的本相即是如此，有意省略或过于修饰反而失真；况且这些秽恶之处可能正是巫术最怕触及的部位，在此痛下针砭也许更能发挥批判的效力。

为适应普通读者的需要，本书尽量用平易浅显的文字描述各种巫术现象，只在史料意思显豁或其描述特别传神的情况下照录原文。这样处理的缺点是，引录原文和译述大意有时都加引号，读者只能通过文字的俗白程度来区别古书原文与本书译述，多有不便；其次，本书对竹简帛书上的材料均作了译述，而简帛上的字句本来就有残缺不全、模糊不清、音义待定和特别难懂的地方，一经译述，反而增加了出错的几率。读者转引本书资料时，如能根据书中所注出处进一步核查原文，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由于受到个人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诚恳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 中国巫术的分类与典型巫术	1
二 史前时代的巫术	6
三 最早的巫师	14
四 阴阳五行学说及其对中国巫术的影响	22
五 巫术原理与施术术语	29
六 巫术舞蹈与禹步的起源	35
七 巫术灵物的形成及运用	45
八 咒语的起源及演变	50
九 符篆的起源及演变	61
一〇 巫术效果与伪巫术	73
一一 巫术与民族心理	81
一二 史料略说	91
第二章 古代巫术灵物与一般辟邪方法	99
一 桃木辟邪术（上）：相关神话与挥击射击方式	99
二 桃木辟邪术（中）：安置佩带方式	105
三 桃木辟邪术（下）：衍生性灵物与医方	113

四 芦苇荆棘的巫术用途	119
五 桑树崇拜与桑木辟邪术	125
六 白茅的灵化原因和巫术用途	130
七 兰汤辟邪与祓禊礼的演变	135
八 艾蒿茱萸的灵化及应用	142
九 鸡禳法术	147
一〇 犬禳法术	152
一一 先秦衅礼的巫术性质	157
一二 青牛髯奴组合及其思想渊源	162
一三 嚙唾法术	168
一四 名字信仰与呼名制鬼法术	174
一五 秽物驱邪（上）：五牲秽物与古代医方	182
一六 秽物驱邪（中）：人体秽物与相关器物	187
一七 秽物驱邪（下）：女子秽物与厌镇邪术	192
一八 埋石镇宅与石人辟邪风俗	200
一九 灰土驱鬼与相关医方	206
二〇 新布、朱丝与五彩丝的巫术用途	212
二一 刚卯与印章镇术	219
二二 铜镜的灵化与照妖镜信仰	231
二三 厌胜钱的制作与运用	241
二四 火炬与烟熏法术	246
二五 爆竹与鼓噪法术	251
二六 掘妖与镇墓法术	257
二七 钟馗崇拜与相关礼俗	263
二八 其他辟邪灵物与厌胜方法	268
第三章 控制自然与禁治疾病的巫术	275
一 求雨（上）：雩礼与龙蛇感应术	275

二 求雨（下）：焚烧罪人与旱魃	288
三 相对贫乏的止雨术	295
四 灭火法术	300
五 救日救月礼俗	306
六 禳除星云与移祸法术	312
七 驱疫（上）：周秦雩礼及其演变	317
八 驱疫（下）：个体所施法术	325
九 禳除噩梦	330
一〇 禁治疰鬼	335
一一 分娩禁忌与催产巫术	343
一二 禁治其他疾病	350
一三 禳除龙蛇毒虫	358
一四 除蝗法术	364
一五 灭鼠法术	368
一六 禳除其他猛兽害虫	373
第四章 控制人类行为和情感的巫术	379
一 招魂（上）：周代丧礼中的“复”礼	379
二 招魂（中）：亡魂返形术及其表演性质	385
三 招魂（下）：降神附体诸形式	392
四 偶像祝诅术（上）：典型形式及其影响	398
五 偶像祝诅术（下）：两种变式和禳解方法	405
六 工匠魔魅术	411
七 蛊术（上）：毒蛊性质及种类	419
八 蛊术（下）：禳解方法	429
九 御敌辟兵法术	436
一〇 隐身法术	445
一一 厌盗捕亡法术	450

一二 致爱（上）：通用性攻击魂魄方法	455
一三 致爱（下）：专用媚药的形及性能	462
一四 止淫止妒法术	470
一五 令人相憎与禳除忧思	478
一六 生子巫术	482
一七 令人孝顺与禳除口舌	493
一八 致富和如愿法术	497
引用书目	507
修订后记	521

第一章 导论

一 中国巫术的分类与典型巫术

从原始社会带有超自然性质的简单仪法算起，巫术发展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是真正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研究巫术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却是近代工业革命完成以后的事情。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叶，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当时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活力的新兴学科之一。很多文化人类学者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前人很少涉及或只是猎奇式涉及的原始民族的精神生活领域，通过广泛搜集民族志资料或直接从事原始信仰的田野调查，对原始宗教和巫术的起源、巫术的性质和功能、巫术的类别、巫术与科学的关系、巫术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独具个性的解释，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极富原创性的理论在现当代的巫术研究中仍具有经典意义。20世纪的中国学者能对中国原始宗教巫术现象作出比较科学的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吸收运用了泰勒（1832~1917）、弗雷泽（1854~1941）、列维·布留尔（1857~1939）、杜尔克姆（1858~1917）、马雷特（1866~1945）、马林诺夫斯基

(1884~1942)、列维·施特劳斯(1908~) 诸家的学说和方法。我们现在要对中国古代巫术的范围加以界定并对形形色色的巫术现象作更合理的分类, 仍然应当参照这些原始文化研究奠基者的论述。

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西方文化人类学者对于巫术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界说, 迄今也很难说有一种巫术定义已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不过, 经历一个世纪多的研究和讨论, 学术界对巫术的一些基本性质基本特征还是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现在人们所说的“巫术”, 是指运用超自然力量并通过特定仪法控制客体的神秘手段, 它追求直接的现实效用, 往往表现出不敬神灵的态度和自信自夸的倾向。巫术与宗教、科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巫术相信超自然力但并不必然地以鬼神崇拜观念为基础, 而且它的起源可能早于鬼神意识的出现, 因而可以称其为前宗教或准宗教现象; 巫术特别是人人可施的那类巫术, 强调仪法程序的固定和准确, 相信按同样的规程操作无误即可导致同样的结果, 这一点与重视因果关系的科学有形似之处, 然而巫术认定的因果关系纯粹出自意愿、幻想和比附, 所以它本质上是迷信而不是科学。

与中国古代流行的有关概念相对照, 不难发现学术界常用的这个“巫术”概念实际上已经吸纳了近代文化人类学所提供的知识, 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半译名式的概念。中国古书中本有“巫术”一词, 例如《后汉书·徐登传》说徐登“善巫术”, 《晋书·石季龙载记》提到石邃的保姆刘芝“以巫术进”等等。但“巫术”这一名称在中国古代使用的频率并不太高, 也没有更多材料说明它是对各种巫术手段的统称。古书中的“巫术”与现代宗教学上所说的巫术其实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 这与古代所谓“物理”、“天文”与现代的物理学、天文学不完全相等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代指称巫术现象、巫术方法和巫术文献多用术、法术、方术、道术、艺术、妖术、巫蛊等词, 但是这些概念或者还有其他意思, 或者外延过大过小, 用来表示近现代意义上的巫术概念极易引发歧义。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术”类文献还包括基本不带巫

术性质的“历谱”一类；“法术”在先秦又指法家学说；“方术”、“道术”在《庄子·天下》中是对思想学说的泛称；“艺术”在《晋书·艺术传》里近似于“数术”，而在《通志·艺文略》和后来的目录学书里已接近今人所说的文娱、体育；“妖术”一词，因贬义明显，一般不用以指称民俗化的巫术活动；“巫蛊”有时是巫术的统称，但在汉代又常特指埋偶人的诅咒术。总之，我们现在使用的巫术概念只是借用了“巫术”这个旧词的语言形式和部分内涵，就整体来说它是一个非传统的新概念。同时，正是因为“巫术”一词在古代不太常用，用它来概括历史上所有的迷信超自然力的神秘技法反而最为清晰和规范。

现在影响较大的巫术分类方法如弗雷泽关于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的划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生产巫术、保护巫术和破坏巫术的划分，以及从社会功能和道德价值着眼将巫术分为白巫术和黑巫术等等分类方法，^①虽然各有所长，但对于清理中国古代复杂的巫术现象尤其是对总体把握中国古代大量的数术类文献都不是特别适用。有的学者说中国常见的巫术有佛教巫术、道教巫术、驱鬼巫术、杂神巫术、神判巫术、政治巫术、文化巫术、妇女巫术、蛊道巫术和改火巫术十大类。^②这种分类方法缺乏统一的标准，各类内容严重交叉，而且照此方法还能继续划分出军事巫术、生产巫术、男性巫术等无数类别，对于宏观把握中国巫术现象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根据上文对巫术的界定和对巫术一般特征的分析，我认为可以按施术者对待灾异、邪祟的态度和攻击力度的不同，将中国古代巫术分为预测、禁忌和禳除三大类。这三类手段和行为都建立在超自然力信仰的基础之上，都相信通过一套固定而神秘的程序或借助来自灵物、巫师的神秘力量就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因而都属于广义巫术的范

①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1页。

② 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页。

畴。但这三类巫术在实施目的和方法上又各有明显的特点，我们根据这些特点就可以从复杂多变的巫术实践和林林总总的巫术文献中将性质相近的巫术手段识别出来，排比归类，执简驭繁。

预测性巫术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与预测对象毫无内在联系的神秘方法来推断这些对象未来的走势和结果。这类巫术在中国古代最为发达，它被社会和国家接受的程度远高于其他两类巫术，积累的经验文献也最丰富。中国古代的数术类文献大部分是专讲神秘预测术的书。试以古典目录学中一前一后的两部目录书为例：《汉书·艺文志》数术类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小类，共 109 种著作（原书所计 190 家有误）。除历谱类的巫术性较弱，杂占类的七八种书和形法类的一两种书属于别种性质以外，其他近百种著作基本都是谈神秘预测术的书，如天文类包括星占、日月占、云气占等，五行类侧重以阴阳五行理论解释灾异和推断吉凶，蓍龟类专讲筮占和龟卜，杂占类包括梦占、嚏占、耳鸣占等占法，形法类涉及相宫宅地形、相人等相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数术类分为七小类，包括数学（与神秘预测有关的理论）、占候（相当于《汉书·艺文志》的天文类）、相宅相墓（即堪舆）、占卜（相当于蓍龟类）、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相当于五行类）和杂技术（近于杂占类），共收列 190 种文献（含“存目”书），内容均与预测巫术有关。

预测术的主要目的是分析预兆而不是直接解决预兆所显示的问题。星占术、堪舆术、相人法等虽然往往连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它的本职仍是“占”和“相”，就像侦察部队有时也会出击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总体性质一样。也许是从预测术不直接干预生活进程的角度考虑，有的学者并不将其列入巫术一类，如弗雷泽的《金枝》详举世界各地的巫术风俗，却较少涉及神秘的预测方法。西方人这样看问题可能还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数术多由巫师发明和运用，这些神秘预言家完全依靠超自然的程序和力量达到目的。因此，预测术无疑应当划归

巫术之列。

禁忌性巫术对生活的干预程度比神秘的预测方法更进一层。预测术使用于不知道“孰吉孰凶，何去何从”的场合，而禁忌巫术则是在已经知道孰吉孰凶的情况下，对那些能给人带来危害而人们又无力改变无力消灭的神秘力量采取一种躲避、退守的策略。一些原始民族将某些人和物视为不可接触者，认为一旦接触就会给个人甚至整个族群招来灾祸。这种被称为“塔布”（taboo）的原始禁忌在中国古代也很盛行。中国古代禁忌的特点是日忌迷信特别发达，即特别强调从事某种活动必须避开一些特定的日期和时辰。战国时代的阴阳家对日忌迷信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近三十年来，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过十多种讲日忌迷信的《日书》，这些专门的日忌文献被广泛地用作随葬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日忌迷信的活跃。此后，以日忌迷信为大宗的禁忌巫术虽被智者讥为“使人拘而多畏”、“牵于禁忌，泥于小数”，^①但在民间一直拥有深厚的信仰基础。

禳除性巫术是以积极的姿态和攻击性的手段直接干预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发展进程的那类巫术，它最能反映巫术直接打击邪祟、立刻解除灾祸和蔑视一切、妄自尊大的本质特征，因而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巫术。一般所说狭义上的巫术就是指这类典型巫术。

西方学者说到巫术时另有分别，他们将具有某种天生异质、常在夜间驱使精灵危害他人并能飞行聚会的巫师（主要是女巫）实施的巫术称为 witchcraft，将大多在白天实施的主要靠特制的药物、灵物和固定仪式起作用的巫术称为 magic。^②国内学者有的将前者译为法术或妖术，后者译为巫术；有的译法却正好相反。无论如何译，这两种行为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禳除巫术即典型巫术。区分“法术”和“巫术”对我们的启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

^② （英）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2~137页；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